

复仇的消解与重构：论《铸剑》及其电影改编

张祺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自1926年开始写作，历经一年多完成的小说《铸剑》是鲁迅一直以来所郁积的无效的自我牺牲的愤恨和眉间尺复仇的故事契合的产物，其中“黑色人”宴之敖者的复仇使得整篇小说充斥着鲁迅强烈的个人色彩。而1994年由张华勋导演的电影《铸剑》则是对鲁迅小说《铸剑》的改编，面对着小说中明显不适合电影表现的复仇主题，电影《铸剑》通过对复仇背景、复仇者和复仇对象的改动达到了对小说原有复仇主题的消解与重构，成功地将带有鲁迅强烈个人色彩的复仇变成了“为天下”的复仇，这也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一次迎合式的改编。

【关键词】《铸剑》；电影改编；重构复仇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01-00064-03

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香港电影工作室联合拍摄的《铸剑》于1994年出品，这是对鲁迅的同名小说《铸剑》的最早一次改编，也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对文学经典的一次回望。而将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则势必触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影视作品是否应该完全忠于原著？对于这一点，电影《铸剑》自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诚如孟中所言“文学改编的电影作品在创作中与文学作品原型呈现着某种‘相背’的模式”^[1]，电影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对于原著应该是在借鉴和吸收之后的再创造，而不是对原著的“克隆”或“复活”。这也是电影《铸剑》的导演张华勋所说的“《铸剑》的改编拍摄，力求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在思想意义的开掘，情节的铺排，人物性格的刻画，风格样式的探求，电影语言的表述方面，都做了种种努力。希望有所创造，有新创新，拍出一部具有文化品格和震撼力度的好影片来。”^[2]而电影《铸剑》相对于原著而言最大的改编无疑是通过复仇背景、复仇者和复仇对象的改动来达到对原本复仇主题的消解和重构。

一、复仇故事的具体化

《铸剑》中没有对故事发生的时代作出任何交代，只能从文中黑色人宴之敖者所唱歌中含有的“兮”字推断故事大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而对故事不做时间背景上的交代，鲁迅是这样解释的：“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通过信口开河。”^[3]鲁迅所说的“信口开河”却也恰恰成为了《故事新编》的一大特色，正是因为鲁迅不对旧书完全照搬，才使得《故事新编》具有多的创新性和现实针对性，其中的篇章明显反映了鲁迅个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铸剑》则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定在了楚国，并且对整个《铸剑》的背景进行了具体的细节化处理。电影开头就已经说明故事发生在一个为神灵主宰的奴隶社

会，这一方面强调的是神灵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奴隶制。为了和“铸剑”这一行为相关，电影中加入了楚国人尚赤的特点，具体表现就是“火”这一元素的大量出现，如宴之敖在火焰面前祭祀以及干将、莫邪在火炉中炼化铁精。可以说与小说相比，电影《铸剑》试图通过大量细节的补充来增加故事的真实性，使得故事成为一个“真实事件”，以增加电影的感染力。这也正是导演张华勋所说的“这虽然是一个神秘而荒诞的传说，但时代背景的确是关系着场面处理，关系着造型处理的方方面面，不能随意乱来。文学剧本在这一点上是严肃的、认真的、有着统一而严密的思考，并着重从文化形态、文化氛围上去把握。”^[4]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时代背景做还原化、史实化的处理，一定会消解小说本身具有的神秘性。这对于贯穿全篇的“复仇”来说，无疑是削弱了其冷峻的色彩。

电影《铸剑》除了对时代背景进行细节化的补充之外，还增加了小说中所没有的人物。小说中本来只有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眉间尺、宴之敖者和国王，他们对应的是复仇者和复仇对象。与小说中只有眉间尺和宴之敖者两个复仇者不同，电影《铸剑》增加了护国巫师，也就是楚王所宠幸的仙妃，作为额外的复仇者。她的身份被设定为被楚王灭国的国王的女儿，她带着杀父之仇接近楚王，并以护国巫师的身份将秃鹫封为神鸟，目的就是为助长楚王的暴虐。她不断诱导楚王肆意杀戮，试图激起楚国的民愤，使得楚王失信于民。可以说护国巫师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复仇者。而护国巫师这一人物的增加，自然是为了配合完善电影《铸剑》所要传达的复仇故事和复仇精神。如果说小说中更多的是鲁迅个人复仇精神的表达，那么到了电影中则更多的是时代精神的传达。而这也必然需要通过复仇故事的改编来达到，这种改动首先明显体

现在了作为复仇者的宴之敖和眉间尺以及作为复仇对象的楚王身上。

二、复仇者和复仇对象的重构

在小说当中关于“黑色人”宴之敖者的介绍仅仅只有他的家乡——汶汶乡，以及他的长相“黑须黑眼，瘦得如铁”和磷火一般的眼光。在鲁迅笔下“黑色人”宴之敖者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关于他在复仇之前是干什么的、有着怎么样的经历以及又为何帮助眉间尺复仇，都是无法得知和难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问题，就是“黑色人”宴之敖者的复仇是否合理？

电影《铸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重新结构复仇的故事，不仅改变了故事的叙事顺序，让“黑色人”先于眉间尺出场，还将他的名字改为宴之敖，而且将宴之敖设定为监督干将、莫邪铸剑的监察者。首先，名字的改动就意图在削弱“黑色人”原本的神秘色彩，铸剑监察者的身份则更使得宴之敖的形象丰满，从而解决了宴之敖“从哪里来”的问题。而宴之敖先一步于眉间尺出场则更加表明电影《铸剑》的主角是确定的，不会像小说中那样产生多种可能的讨论。电影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站在人间的“黑色人”。

宴之敖作为干将和莫邪铸剑的监察者，不仅目睹了他们铸剑三年的艰苦历程，而且也在这三年间产生了对他们的同情和理解。因此在楚王害怕干将锻造出更好的剑而杀害他时，宴之敖也必然难以斩断这份三年情感的羁绊。电影中的这一情节展现了宴之敖的内心挣扎：一边是楚王不可违背的命令、一边是自我的良知、一边是相处了三年之久的无辜铸剑者。三种力量的拉扯让宴之敖万分痛苦，他的内心无法遵循楚王的命令去展开血腥的杀戮。而为了加速宴之敖的转变，电影设计了铸剑者主动撞上宴之敖的剑去赴死的行为。这对宴之敖来说是意料之外却又违背本心的误杀，导致的只能是宴之敖所苦苦坚守的良知和信念的崩溃，他自己的手上还是沾染了无辜者的血，他似乎成为了一个屠杀者。这种自我的崩溃导致的就是宴之敖倾向于执行楚王的命令，用杀戮来暂缓自我的崩溃，实际上就是以主动沉沦在杀戮中来逃避理性和良知的追责。而电影之所以要设计宴之敖屠杀无辜铸剑者，一方面是为了展现宴之敖内心的剧烈煎熬，另一方面则是为宴之敖见到莫邪和尚在襁褓中的眉间尺而停止杀戮埋下伏笔。

宴之敖挥剑欲砍，却发现是干将的夫人和儿子，宴之敖愣住了。莫邪和眉间尺的出现实际上是给了宴之敖重新找回逐渐崩溃的良知和信念的契机。而这种短时间内良知、信念的崩溃

和发现，会导致人产生无以复加的悔恨之感，宴之敖也因此停止杀戮，向着被封为神鸟的秃鹫雕像劈出了反击的一剑。这一剑不仅意味着宴之敖挽回了自我良知和信念的崩溃，而且更意味着对楚王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忠诚，而是产生了反抗之心。

在这之后，宴之敖游历天下，他发现的是荒淫、残杀、官府腐败，看见的是正直的人蒙冤，权势胡作非为，他也因此心碎，愤怒，并决定刺杀楚王。至此，宴之敖的身份明确了、复仇前的经历明确了、复仇的动机和理由明确了，电影实际上完成了宴之敖这个复仇者的合理化、合法化。而鲁迅笔下宴之敖者所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5]等似乎难以理解的话，在宴之敖成为一个合理化、合法化的复仇者时就都顺理成章了起来。

不难看出，电影《铸剑》以大量篇幅对宴之敖的形象进行了补充和细节化的处理，如果说小说中的主角是谁还纠缠不清的话，那么到了电影中就已经确定宴之敖是这场复仇的主角了。要做到对复仇主题的重新建构，光有一个合理的复仇者还不够，还必须对复仇对象进行改动。小说中没有对国王进行较为具体的刻画，强调的仅仅是国王的多疑、残忍，而电影中则展现了楚王的滥杀无辜和暴虐无道，比如楚王得到雌剑之后大行攻伐、听信仙妃之言杀光方圆五十里以内的猪牛羊以求王位稳固。相比于小说，电影《铸剑》中的楚王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无能的昏君，宴之敖的复仇也就被赋予了为民除害的意义。

三、复仇主题的重构

小说中的复仇主题则带有明显的鲁迅个人色彩。首先因为小说中“黑色人”宴之敖者的复仇是缺乏合理性、合法性的，所以复仇的意义在由眉间尺过渡到宴之敖者后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变化。眉间尺刺杀国王报的是杀父之仇，而“黑色人”宴之敖者报仇的原因则是“你还不知道么，我是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6]这段话如果仅从小说来看是有些突兀并且难以理解的，因为小说中并没有对“黑色人”宴之敖者之前的经历进行交代。但如果结合鲁迅自身的经历，“黑色人”宴之敖者简直就是鲁迅的建构的另一个自我。“宴之敖者”本身就是鲁迅1924年9月为《俟堂专文杂集》撰写题记时所用的笔名，这个笔名据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说，代表的是被日本女人从家中逐出的意思，而这又与1923年鲁迅所经历的兄弟失和直接相关。因此“宴之敖者”单从字面上来说，

就已经暗含了鲁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它所反映的也正如中井政喜先生所说“鲁迅作为献身者，对恩将仇报的弟弟夫妇郁积着满腔的愤恨和复仇感”。^[7]

再结合“黑色人”宴之敖者认为“义士”“仗义”“同情”等词汇对于他来说都是污辱和冤枉，不难发现鲁迅建构“黑色人”宴之敖者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表达对弟弟夫妇的愤恨。鲁迅虽然在历经兄弟失和这一对他意味着巨大挫败的事件后有过陷入冰谷的体验，但他很快便开始再次强调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性“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8]，而在这种针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中鲁迅发现“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9]，这对于仍然相信“进化论”和“中间物”的鲁迅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不情愿的发现。虽然鲁迅此前已经面临着“进化论”的崩溃，对一味的自我牺牲产生了怀疑，思想不断向着消极的个人主义倾斜，但也正如鲁迅自己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所说“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0]鲁迅仍然选择与黑暗捣乱，自1925年起，鲁迅不仅扶持有志于文学的进步青年，积极推进莽原社的组建与发展，而且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军阀政府勾结来迫害女学生的所谓“正人君子”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激烈的论战。然而在1926年，鲁迅不仅目睹了“三一八”惨案，而且被自己亲手培养的青年高长虹恶语中伤，无效自我牺牲的再次重演。在厦门大学写作《铸剑》时的鲁迅，编订的是与“正人君子”们论战的《华盖集续编》，现实中面临的是“正人君子”们的南下、环境的恶劣以及校长允诺承诺的无效。这种无奈、不满和郁积已久遭到背叛的激愤之情与眉间尺复仇的故事发生了契合，这也就有了极具鲁迅个人色彩的“黑色人”宴之敖者的诞生。“黑色人”宴之敖者只为复仇而来，他的灵魂上或者说鲁迅的灵魂上有着太多人和自己所加的伤，这也使得这次的复仇与之前的杂文和小说相比更具有彻底性和纯粹性。可以说，小说中的复仇是鲁迅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这种宣泄必然会完成（复仇成功），但情感宣泄过后鲁迅仍然会回归冷静的思考与质疑（结尾的荒诞消解复仇的严肃性）。小说中这种过于个人化的复仇情感表达自然不适合在电影中呈现，特别是“黑色人”宴之敖者与眉间尺的对话也会让普通观众看得一头雾水，难以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因此电影就需要对小说的复仇主题进行重构。

为了强化重新建构的复仇主题，电影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片段——铸剑。在电影中，干将、莫邪用来铸剑的铁精久炼不化，眼看就要烧穿炉底，莫邪提议参照古法用人的头发和铁精

一并炼化，最终铸成雌雄两剑。这里的铁精是天地的精华，它和人的头发加在一起才能炼化为剑，这本来就暗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其中，也同样表达着人和天地和谐之意，而这也正契合了电影想要表达的复仇主题。

当然，电影《铸剑》对于小说复仇主题的改动也不仅仅是从艺术标准和可操作性出发。从影视作品改编的角度来说，电影《铸剑》对于复仇主题的消解与重构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生存法则和时代法则。“到20世纪90年代往后至21世纪规模化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电影的整体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的介入、投融资和市场的变化、集团公司的建立、股份制的建设特别是给予个人和民营资本进入电影行业准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1]而张华勋导演的《铸剑》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产物，它对于小说中复仇主题的重构是时代大环境之下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 [1] 孟中：《文学改编：一次特殊的电影心理活动》，《电影艺术》2004年02期第9页。
- [2] 张华勋：《场面文化人——影片〈铸剑〉拍摄回顾》，《电影创作》1994年05期第71页。
-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54页。
- [4] 张华勋：《场面文化人——影片〈铸剑〉拍摄回顾》。
- [5]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40页。
- [6]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41页。
- [7] 中井政喜：《鲁迅探索》，卢茂君、郑民钦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第95页。
- [8]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1-32页。
- [9]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1页。
-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1页。
- [11] 周星：《改革开放40年造就的中国电影发展变局》，《艺术评论》2018年06期第12页。